

流年似水人联来

■叶力为

记忆中的年味

■卓海英

乡村烟花

■胡慧湘

贴春联

■王彩虹

春联表达了民众对新年的祈盼,因此,满眼祈福颂安的话语也就可以理解了,而我却钟爱言之有物、别出心裁的春联。

自读师范起,每年都自书春联。起初,由于对对联知识缺乏了解,不要说创作,就连最基本的平仄也一窍不通。那时所写,基本照抄对联书的春联,比如“爆竹一声辞旧岁,桃花万点报新春”“天增岁月人增寿,春满乾坤福满门”。我总觉得少了些什么,于是,从1996年开始创作,一年一联,无一遗漏。可惜的是,早年的创作春联大多记不起来了。

今天贴好春联后,忽然想起在电脑中存档了自己创作的少许春联,于是打开回看,不免感慨良久,往年书写春联的情景又呈现在眼前。

平心过年

2000年的下半年,事不顺遂,情绪大坏。友人劝道,人情世事变化无常,所以说成事在天。何得失由之,宠辱不惊? 经过一段时间的消化,心中块垒终于慢慢冰释。有感于镇政府内坪有六七棵高大的香樟树,四时鸟语花香,于是书春联“静心听鸟语,闲坐觉樟香”,贴于镇政府寓所,横批:平心过年。现在看来,甚是切景,此为当年觉悟后的心情流露。

四时无绪

2014年,仿佛陷入了叛逆期,我感觉迷茫若失,没有了方向,工作和生活少乐趣,混混沌沌,不知所之。于是,在除夕草草书联,曰“问遍桃花皆不是,拾来春色若无由”,横批:四时无绪。依稀记得书写时兴味索然,不计工拙,任笔为体。

补课未晚

2016年,在乡镇苦熬了几十

今年在乡下过年,真是热闹非凡,在外工作的乡邻纷纷从各地返乡。家家户户张灯结彩,满眼皆是喜庆的中国红。无论老少脸上都洋溢着幸福,到处充满着欢声笑语。

空气中飘散着浓郁的年味,煮煮烹炸,各式美味。我不禁想起了小时候过年的情景,童年最盼望的就是过年了,因为过年的味道很不一样。

年前,几乎每家每户都会蒸甜板。制作甜板时,先将糯米浸泡一个晚上,第二天母亲会早早起来控干水分,碾成米粉。然后用开水先将一半左右的糯米粉拌成糊状,接着,一边加煮好的黄糖水,一边少量多次地加另一半糯米粉,反复揉搓,母亲说揉的时间越长,蒸出

今年春节是在娘家过的。

大年三十除旧岁,一家十几口人吃完年夜饭后收拾妥当,老老少少排排坐着等另一顿“年夜饭”——春晚,没有谁想去放烟花,村子里除了偶尔的狗吠声,一切都是沉寂的。10点后,一切如常,老人家懒懒地挪着步子回房间睡觉去了,也许在他们眼中过年除了儿女们比平常回来得齐些外,并没有什么更有意义的事。晚辈们继续守着电视,边吃边聊,春晚明显成了陪衬。村子里万籁俱寂,乡下人习惯早睡,不像城市的人因为今天是除夕而熬夜。看完春晚后,我也守着这份宁静渐渐入睡。

大年初一早上6点,如约好

春节贴春联是个传统。因为我家大部分兄弟姐妹都是春节后才回,所以贴春联的任务自然就落在我与儿子的身上。廿九那天,我担心除夕贴春联比较匆忙,于是就叫来表哥帮忙,计划提前把春联贴好,但儿子说要在除夕贴。我耐心强调工作量大,担心除夕那天忙不过来,但儿子硬是要遵守除夕贴春联的习俗,我们争执了起来,都急红了脸。看儿子寸步不让,我只好随他意愿了。

除夕下午,老妈还在采购过年物品,我和哥哥嫂嫂一起准备年夜饭,深圳回来的弟弟

年的我终于进城。机关工作比较单一,相比于乡镇的千头万绪,如肩担初放,顿觉轻松了许多,不但心情随之变好,而且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。除夕书联曰“岭表清风调墨色,芸窗秃笔引梅香”,横批:补课未晚。俗语“东门不开西门必拆”,以前想读而未读的书今日可以补读,以前想学而未学的诗词今日可以补学,我视为补课补课。失意了多年后,我终究在天命之年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生活方式,几分惬意不免带来矫情失态。

春风铺毫

2019年,受县城书法氛围的影响及罗国营老师的鼓动,一度勤习书法。今日回想起来,甚觉可笑,因为我一无书法艺术的天赋,二无循序渐进的耐心,当年仅仅只是过了把瘾,徒费纸墨时日而已。但当时却是激情澎湃,故春联曰“一纸盈眸书若古,双峰郁秀势如龙”,横批:春风铺毫。50多岁还聊发少年狂,也是一趣。

安步当车

2020年春节,过得甚是纠结。被周小艺老师不时警告“不要开散架了”的座驾在年前光荣退休,对开了10多年车而一旦无车的人来说,不习惯是很自然的,但苦于囊中羞涩。心中着急,但嘴上不认,除夕饱墨书联,曰“胶轂已劳行万里,芒鞋何惜走三春”,横批:安步当车。值得回味的是,从矮中求高看,这副春联的书法是我历年来发挥得最好的。

乐此忘年

2021年,所谓“退线”后,除了和平文艺筹稿及协助开展活动外,并无其它工作任务,显得有点清闲,所以读书日多。我读书喜欢在空白处胡乱涂画,或一字点

来的甜板就越有韧劲。在大铁锅中放水,放上板架及板笪,板笪铺上新鲜的蕉叶,将揉好的能拉丝的黏稠状粉浆倒进板笪,整理平整,再用黄糖水淋洒在上面。用大火蒸四个小时左右,等第二天甜板放凉后就可切成边长10厘米左右的四方块。吃的时候再切成薄薄的长方块,直接吃甜到心里,煎着吃则香气诱人。

我们老家过年这天的早餐必定是鸡汤蒲米粥,此粥的特别之处除了先用整只鸡熬成的浓汤之外,更重要的是蒲米。蒲米的制作程序有些繁杂,先是在大铁锅内将水煮开,然后倒入稻谷焖煮,这个过程要持续五至六个小时,接着再将整锅稻谷翻转一下,之后继续焖

的一样,村子里鞭炮齐鸣,谁还能安睡? 我们起来——给老人家拜年之后,也加入了放鞭炮的队伍中。忽然,我发现有几家人居然早上放烟花! 我为之精神一振,但女儿却不喜欢放鞭炮和烟花。村民们在过年的时候议论最多的是,今年谁家放了最多的鞭炮,谁家的清早放了烟花。

在记忆中,乡村的过年是在走走亲戚、喝喝酒、吹吹牛中就过去的。但到了晚上7点,邻居家放起了烟花,大哥说那叫年年红,是每年必放的。说话间,一朵朵烟花在“嗖嗖”声中冲向夜空,绽放出姿态各异的五颜六色,甚是好

弟媳收拾房子和照料小孩,大人各自忙碌,所以就顾不上帮忙贴春联了。儿子没有食言,准备好糰粿,搬来木梯,独自去兑现他承诺的任务。

自从老房子改建后,我们兄弟姐妹和妈妈住在同一栋楼,从一楼到九楼,总共要贴十几副春联。贴春联虽没有什么技术含量,但也费时费力。儿子先将每户的春联对号入座,依据平仄分出上下联,从上到下依次张贴。儿子爬上爬下,抹糰糊,瞄平直,忙得不亦乐乎,我既心疼又欣慰。儿子有一米七了,个子像个大



评,或一段考证,言无定式。罗国营老师见我在读汉书,特意书“闲划汉书”送我。春联“撷遍春光匀画卷,削尖铅笔划汉书”中的“汉”处失律仍之,不怕貽笑大方,与“乱划”的习性似乎同出一辙。横批“乐此忘年”,也非夸大之词。

信笔溯江

出于爱好,近年写了不少和平的诗歌,虽然稚嫩,难入方家法眼,但自认为感情真挚,既无爱屋及乌的通病,亦无对比不足的悲吟。当然,诗句是要润色的,要不可何以成诗呢? 故去年的春节书联曰“最是行春能寓目,何曾润色误题诗”,横批:信笔溯江。虽有点许附庸风雅的味道,但也是换个角度实话实说而已。

春遇我安

去年又租房,但我坦然接

煮一至二个小时,让所有稻谷受热均匀,再将焖煮好的稻谷晒干,最后将熟谷用碾米机碾成大米。蒲米色泽黄白,比普通米略大,可用更少的米煮出同样分量的饭,而且更耐饱,因此,小时候家里经常蒸蒲米。父亲说,蒲米具有消食和去湿除寒的效果,而且只有用蒲米才能更好地吸收鸡汤,让两者相得益彰。吃了鸡汤蒲米粥,清除过去一年的湿气、晦气,在新的一年里,健康温暖。算起来,我已经有十几年未吃过蒲米粥了,特别想念父亲煮的那色香味俱全的鸡汤蒲米粥。

当然,还有我特别喜欢吃

不甘了,在院子里摆上一排,逐一点上,顿时,夜空中更加璀璨,美不胜收。后屋的知道前屋的在较劲,紧接着临时“加演”,就这样,整个村庄的夜空犹如一片彩色的花海,引来声声喝彩。

侄女在年初二一如往日回娘家来了,车子停在院墙外,老爷子拄着拐杖挪出院子迎接孙女,侄女婿从车上搬下一堆礼品及几大箱年年红烟花,老爷子笑了,鼻子眼睛挤到了一块儿,剩下就只是等天黑了。天色刚刚暗下来,老爷子一声令下,家里所有人立刻像学生上体育课整队一样,齐刷刷地排好队,眼睛盯着花炮一动不动,专注地等待着花朵的绽放。

经常撒撒娇,但有时也会叛逆,昨天的争执就是例证。

看着儿子不是很娴熟但很投入的背影,我猛然想起了台湾著名作家龙应台《目送》里的句子——我慢慢地、慢慢地了解到,所谓父女母子一场,只不过意味着,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。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,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,而且,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:不必追。

是啊,天下的父母都要经历这场爱的转换,我当然也不例外。我只是希望转换的过程

即使那个时候香菇对于一个普通家庭来说价格不菲,但知道我爱吃,不管经济多拮据,过年时母亲都会买些香菇回来。

这些食物,工序繁多,耗时较长,但正因为倾注了心血,付出了时间,有父母的爱在里面,成了记忆中最是回味无穷的年味。食物散发出来的沁人心脾的味道极大满足了儿时的嗅觉与味觉,而那浓郁的甜蜜善意则温暖了我的心灵。

记忆中的年味是一份用心,一种奢侈,一腔善意,是浓浓的香甜、深深的关爱、满满的享受,是其乐融融的纯朴、心满意足的幸福以及那渐行渐远的岁月。如今,生活水平提高了,味蕾上的年味更多样,但再也找不回儿时的年味了。

“嗖”烟花直冲上天空,“嘭啪”烟花应声怒放,“1、2、3、4……”小侄孙一边捂着耳朵一边数着天空的花朵。烟花升起,声音在夜空中飘荡,花朵在夜空中遨游,忽远忽近,多彩又多姿,热烈、多情、闪烁着幸福的光。邻居们看得非常起劲儿,觉得今天的跟昨天的不尽相同,纷纷给予毫不吝啬的赞许。一箱放完,第二箱续上,随着最后的一阵轰响,夜空才渐渐平静下来。老爷子显然最是尽兴了,面带满足的微笑,慢悠悠地回到客厅看电视。

乡下的烟花,虽没有城市奢华的密度,但附加上丁点炫耀的成分后,在黝黑的山间夜空里绽放,似乎更加热烈多彩。

能慢些再慢些,希望相互陪伴的日子能长点再长点。所以我很珍惜和儿子在一起的每一个平常日子,时常想起以前的点点滴滴……哪怕是儿子渐渐长大后的冲突吵架,回想起来都饱含着亲情的特殊滋味,成为母子陪伴的特殊记忆。

我想,人活着,不必醉心于太多遥不可及的幸福,也不必担心未来没有到来的忧愁。而对于我们母子来说,不必纠结争执红脸,相信明天都会心照不宣地冰释,于是更加珍惜陪伴的每一天。

如果能挤出时间,明年的除夕,我要与儿子一起贴春联。

词二首

■凌新南

迎新春

送暖春风舞,处处枝头春绿。大地春晖沐。看春燕、吟春玉。听春莺、欢歌春曲。得春意、万里春潮奔逐。华夏盈春福。随春到,春融百族。

倾耳春雷,催春布谷。春图展,十亿耕春奋足。春光今日无虚度。趁好春、将春延续。描春手、装点江山春色透,神州春满目。四季如春,长飘春馥。

南浦月·癸卯大年初二广州返和平感作

晓雾弥天,始终难把南沙锁。大桥驶过,奔向罗浮左。

百粤青山,飞越千千座。车窗我,望中寻那,乡国形云朵。

年

■叶嫚妹

小时候,我不喜欢过年。那时,家里的鸡鸭都由我喂养,朝夕相处,感情深厚。除夕那天,家里照例要杀鸡宰鸭,我也照例要哭一场,也不肯吃它们的肉。一连几天情绪低落,自然也感受不到过年的乐趣。

后来长大了,不再轻易哭泣,但觉得吵闹,也并没有多少喜欢。只是随着年龄的增长,我也开始理解了父辈们对年的期盼和祈愿。在漫长的农耕时代,面朝黄土背朝天是大部分中国人的一生写照,昼夜劳作,终年不息,这样的重复劳动,令人疲惫。而年,是人们辛苦一年的奖赏。

不管在过去的一年里,经受了多少艰难,到了过年的时候,人们自然而然地松弛下来。其实不仅是过年那天,一进入腊月,对年的期待就开始了:老人们念叨着要多砍点柴,以备过年之用;奶奶们开始准备孩子的新衣服,好在除夕那天换上;当家人在逛集市时,也会开始盘算家里需要添换的物件……这些细节,让年味如小火炖汤的香气,丝丝缕缕地飘散开来。

到了腊月二十,人们开始烹制各种美食时,年味就更藏不住了。在办年货时,即使是最吝啬的人,也会变得大方。他不再计较炒米耗糖、油糍吃油,而只想让自己在大年初一的果品大赛中,不要落后于人。油香与肉香,是年的味道,也是孩子们对年味最具体的记忆。

到了除夕那天,家家户户一片喜气,孩子们吵着要换新衣服、拿红包,大人们忙着杀鸡宰鸭贴对联,做除夕夜的大餐,这时的人们,忙碌而喜悦。因为他们知道,过了今天,又是一个全新的开始,年这一习俗,让所有的艰难困苦,都成了过去,在新的一年里,会有新的开始,新的希望。

我也逐渐理解了除夕晚上的爆竹声,理解了中国人回家过年的执念。在传说里,年只是一只虚构的怪兽;但现实中,要过的难关可太多了。如果几封爆竹就能把困难吓跑,那是多么划算的买卖。即使吓不走,看着身边的亲朋好友,感受着被关心被支持的温暖,也会生起对明天的无限勇气。年原来是一个充电站,让我们在经过社会的摔打之后,重新神采奕奕地出发。

如果年有颜色,那一定是中国红;如果年有声音,那一定是爆竹声;如果年有味道,那一定是食物的香味。在注重仪式感的中国人心里,过年是色香味俱全的持续放松,回家则是刻在基因里的本能。在时序的变换中,我们感受到时间的力量,也在与世界、与自我的和解中,领悟到一种更圆融的处世哲学,那就是永远心怀期待,永远相信自己被爱。